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四回 第九節

列位，勝爺同胞二人，勝爺居長，兄弟早亡，弟婦自幼守寡，眼前並無子女。勝爺收下孟福本來是有心事，因為弟婦守節，膝下無兒，將來為的是叫弟婦挑選，愛要那個，就要那個，兩門就都承繼有人了。書歸正文，勝奎碰了父親一個釘子，孟福再叫與二娘跟前煩門子去，勝奎可就不願去了。孟福說道：「哥哥您不願去，我去，准能辦得到。」語畢，孟福跑到內宅，進了二奶奶屋中，正適二奶奶看書呢。孟福站在一旁唉聲歎氣，二奶奶問道：「福兒為何愁悶？」孟福遂將來意告訴了二奶奶。二奶奶也是年老愛子女，遂到外面大客廳，與奎、福二人請假，勝爺說道：「二奶奶您有所不知，冀州廟廟場很大，什麼人都有，兩個孩子武學尚未學成，恐其出外招惹是非。既是您給他們告假，明天就放他們一天假。您可告訴他們，可是同我來。」

二奶奶又與勝三爺說了幾句家常話，這才同老媽子回歸內院。

孟福一聽勝爺允許了逛廟，歡喜之至。第二日，勝爺與奎福爺兒三個清晨起來，梳洗完畢，爺兒三位遂夠奔莫州廟而來。行至莫州鎮，天交吃早飯的時候，爺兒三位遂進了自己的綢店。

進了櫃房，掌櫃的與勝爺閒談，二位少爺左右站立。這位掌櫃的是山西人，真會伺候東家，愈說話勝爺愈愛聽。旁邊站著的二位少爺，勝奎倒不怎麼樣，孟福心裡頭可沉不住氣了，心中暗道：「我們好容易煩門子請了一天假逛廟，無故的來到櫃上談開了家常話啦。」小孟福思索至此，遂繞到掌櫃的身後，暗暗伸手照定掌櫃的衣服底襟拉了一下子，然後他就走出了櫃房，掌櫃的會意，隨後也跟他出來啦，問道：「福少爺你有什麼事？」

孟福說道：「掌櫃的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們老爺子三年之久，淨在家中教授我們哥倆文武，足不出戶。今天二奶奶給我們告的假，放一天學，同著老爺子為的是逛廟，你們這一談話，愈說愈多，豈不誤了我們逛廟？」掌櫃的說道：「那可怎麼辦呢？」

孟福說道：「有法子，你回去再與我們老爺子談幾句，便叫廚房開飯，然後你給我們求情，叫我們哥倆去逛廟，上外面吃去，省得站在老爺子背後不方便。你那麼一求情，老爺子必然答應。」

老西答道：「好辦好辦，這個我能辦。」老西由外面回來，又與勝爺談了幾句，便給二位少爺求情，勝爺一想，本是逛廟來的，叫他二人在背後站立，也難以為情，遂叫道：「奎兒，福兒，你哥倆先到廟上遊玩遊玩，隨便在外面吃飯吧。」勝奎與孟福二人連聲答應，出了勝成興綢店，奔廟場而來。二人這一逛廟，出了一場是非，大鬧英州廟，勝三爺二次出世。

兄弟二人來到廟前，進了大飯莊。勝奎是本鄉財主，飯店掌櫃認識，叫道：「勝大少爺，你請客嗎？」勝奎說道：「我不請客，我們哥倆前來吃便飯。」掌櫃的說道：「請大少爺要菜吧。」勝奎要了一個紅燒裡脊，一個燴鮮蘑加筍片，一個佛手疔痘炒裡脊絲，一個三鮮肉。工夫不大，跑堂的將菜端上來，燙了兩壺乾酒，哥倆在樓上喝著酒，就聽各桌上有說閒話的：「今年三關廟前立了一個大把勢場，十分熱鬧。還有一個老頭練打鏢槍，槍打紅星，百發百中，刀槍棍棒，武藝出眾。據那練把勢的說，並不是人窮當街賣藝，虎瘦攔路傷人。他們說莫州廟有一個人物，姓勝名英字子川，人稱神鏢將，他們與勝某有隙，前來找勝某來啦，有姓勝的親戚朋友給帶個信，叫他來會會。」又聽有一位山東人說：「練把勢練把勢得啦，敢提找勝三爺？哪個保鏢的不跟勝三爺是友？這不是找栽筋斗嗎？」

桌上紛紛議論，孟福對勝奎道：「哥哥，你聽見沒有？臭練把勢的，敢在莫州廟上指名道姓，要找咱們老爺子，有多麼可惡？」

勝奎一笑，說道：「兄弟，別聽那個，這都是練把勢的鋼條子，為的是說大話多賺錢。你看看燴鮮蘑加筍片有多好吃呀，喝酒喝酒，別聽閒話。」孟福聞聽，眉攢一皺，心中暗道：「我義父一蹶腳十三省亂顛，我奎哥這樣軟弱不堪。」思索至此，心生一計，叫道：「兄長！我肚子疼痛，我要出恭。」勝奎不知孟福是撒慌，遂說道：「飯莊後就是廁所，快去快來。」小孟福答應一聲，手捂著肚子，下了酒樓，直奔三關廟前而來。

真是裡三層外三層，人山人海，孟福擠到把勢場子之內，見正北面有一張八仙桌，兩條板凳，一把椅子，椅子上坐著一位老者，三縷短髯，絳紫色壯帽，藍綢大氅，絳紫短靠，背後背定十二顆鏢槍，襯烈火苗兒，十字絆英雄帶，捻著三縷短髯。旁邊五位年輕的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雄赳赳，氣昂昂。兵刃架子上十八般兵刃件件皆全，外有三條大蠟桿子。聽那位老頭說道：「昨天我練了一天鏢槍，姓勝的沒見露面，你們哪位今天下場子請請？」有一人穿二身青衣服，姓吳名升，面上白圈癩，大圈套小圈，外號人稱花面鬼，口中叫道：「師傅！今天我請一請。」語畢，來到場子當中，抱拳說道：「眾位，我們可不是賣藝的，我們由打南七省，萬水千山來到貴寶地，為的是找一位有名的人物。有一位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勝英，此人與我師傅有仇，為的是前來報仇。我們在場子裡等他三天，三天之內，他要不來，我們就要上他家裡去找去啦。看熱鬧的眾位朋友，有與姓勝的認識的，或者是街坊鄰居，請費神，給他帶上一信，就提三關廟前有一個把勢場子，是找他的。昨天我們等了一天啦，今天又半天啦，三天之後不來，必到古城村去找。」

孟福聞聽，果然練把勢的口出不遜，遂用手分開眾人，甩大氅，縱進把勢場子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們是哪兒來的野練把勢的？我乃二公子孟福是也。」練把勢的吳升正在得意洋洋，見進來一個十幾歲嬰童，口出不遜，吳升掄拳就打，孟福接架相還，戰到十幾個回合。列位，孟福白天讀書，夜晚練武，哪是吳升的對手？看熱鬧的齊說勝家二少爺年輕，把勢不錯，別看不是練把勢的敵手，武藝總算不錯。此時孟福已經只有招架之功，無還手之力。此時勝奎在酒樓上，自己獨酌，工夫很大，不見兄弟孟福回來，心中暗道：「孟福許是找練把勢的去了。」勝奎思索至此，遂由腰中取出一錠銀子，叫道：「跑堂的！這是二兩銀子，除去飯錢，存在帳上。給你們兩吊錢的酒錢。」跑堂的謝了謝大少爺。勝奎下得樓來，直奔三關廟而來。在路上就聽有人談論：「這個莫州廟可熱鬧啦！勝家二少爺現在踢把勢場子呢。」勝奎一聽，心中暗道：「果然是他踢場子去了。」

於是勝奎緊行來到三關廟前把勢場子，分開眾人，說道：「眾鄉親費心費心，閃一閃。」眾人有認識的，說道：「勝大少爺來啦，閃開閃開。」勝奎進到場子之內，大聲叫道：「兄弟，還不退下來！為什麼攪鬧人家的場子？」孟福此時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，遂退下來說道：「哥哥，也不知道哪來的野練把勢的，口口聲聲要找老爺子。」勝奎並不答理他，叫道：「兄弟你且後退，沒有你的話說。」孟福不敢多言，臉面通紅，站在一邊。勝奎拱背躬身說道：「練把勢的老師傅，我兄弟年少無知，攪鬧你的把勢場子，耽誤你的工夫，我賠償你的損失。」

椅子上的老者遂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勝奎說道：「我姓勝名奎。」老者又問道：「勝英是你什麼人？」勝奎答道：「那是我的家嚴。」老者聞聽說道：「你就是勝英的兒子？今天你出不了場子。」說著話叫道：「吳升打他！打了他，勝英就出頭啦。」大少爺聞聽，不由得大怒說道：「你們是哪裡來的野練把勢的？來到此地擺場子，不去拜望老前輩，倒也罷了，還無故的口出不遜。找勝三爺？姓勝的無事不找事，有事不俱事。」

說著遂將大衣脫去，亮開架式。吳升趕奔近前，劈面就是一拳，勝奎接架相還。二人戰了三四十個回合，勝奎一看，練把勢的武術不弱，遂將勝家獨門的武術施展出來，用了一個勾腳連環腿，上面用指一點吳升的面門，下面燕雲快靴，一勾練把勢的腳後跟，先點本是虛招，底下腳勾下啦，上面變了一個劈山掌，將練把勢的打倒。看熱鬧的一陣大亂，說道：「還是勝家門上的武術好。」老者見吳升落敗，遂站起身驅，叫道：「勝奎不要逞能，你出不去把勢場子。」老者脫去大衣，過來便與勝奎動手。勝奎武術雖然不弱，可不是老者敵手，二人這一插拳動手，勝奎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此時就聽外面有人喊道：「有十二位鏢頭來啦！」又聽有人大喊道：「眾位你們看看！奎兄弟在那裡動手呢。」你道此人是誰？乃是神拳無敵小太保王九齡，他是鎮九江屠

祭屠大爺得意的門生，叫道：「奎兄弟退下來，我踢他的場子！」語畢，由馬上跳下來，脫去了大衣，由馬鞍上摘翹尖式鋼刀，套挽手攪刀，進了場子。那老者一看，說道：「你們俱是勝英的餘黨，你們去叫勝英去，你們不是老夫敵手。」王九齡聽他出言不遜，叫道：「老匹夫看刀吧！」老者說道：「徒弟們取過大蠟桿子來。」徒弟將蠟桿子取過，老者接桿子在手，王九齡舉刀便剝，二人動起手來。

戰到二十餘個回合，大蠟桿將刀繃飛，王九齡向南一跑，老頭的大桿子向王九齡左腿點去，將王九齡繃起四五尺高，摔在塵埃。又過來一位身穿一身青的，手使雙鋼過來動手，戰了五七個回合，一桿子將那使鋼的打倒。不到一個時辰，老者戰敗了六個保鏢的。那六個保鏢的一看，武術好的，俱都落敗，可就不敢上來了。奎少爺一看，眾人全都栽了筋斗啦，遂拾起王九齡的單刀，與老者再戰，老者的桿子滑拿繃扒握，劈砸蓋挑紮，淨走勝大少爺的致命處。列位，難道說練把勢的就不怕人命關天嗎？原來，這六個練把勢的都是江洋大盜，就是出了人命，官兵來了，他們也能走得了。

且說奎少爺正在力盡聲嘶之時，十二位鏢頭面面相覷，孟福呆呆發怔，就聽西南角上咳嗽一聲，厲聲叫道：「好大膽的孺子勝奎！為何與你二叔動手？秦二弟不要生氣，愚兄勝英來也。」眾人一見勝爺來到，閃開了一條道路，勝爺進場子當中，勝奎縱出圈子外，秦義龍止住了手。列位，勝爺是怎麼來的呢？

皆因有緞店學生意的前去逛廟，看見勝奎等踢場子，那年輕人趕緊跑回綢緞店，叫道：「老東家，三關廟前大少爺踢把勢場子，動了刀啦。」勝三爺還沒答言呢，山西人掌櫃的說道：「我的奶奶，這可怎麼了！」勝爺說道：「掌櫃的不要驚慌，您是正式商界人，人曉得我們這宗買賣，我做的這宗買賣，總得帶著刀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動刀。既是敢與我們父子動手的，必然是鼇裡奪尊之手，軟弱的也不敢。趕緊叫年輕的與我備馬。」

復又叫道：「老管家！你速騎馬回家去，給我取刀鏢甩頭，快去快來。」年輕的備馬，老家人回古城村取兵刃暗器，勝爺披上大氅，由年輕的手中接過絲韁，上了坐驥，夠奔三關廟。來到把勢場前一看，人山人海，站在高阜處一看，原來是飛賊秦義龍。老英雄走入場子叫道：「秦二弟不要生氣，看在愚兄面上，讓過勝奎孺子吧。」勝爺緊跟著又說道：「賢弟，你來到莫州鎮，何必設擺把勢場？請兄弟收拾了吧。你來在莫州，愚兄不是說句大話，有你吃的，有你喝的，你逛完了廟，到在愚兄家中住些日子，臨走有愚兄給你的盤費。」勝爺這一與秦義龍恭而敬之，秦義龍面上一陣紅，一陣白，將手中大桿遞給徒弟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咱哥倆的過節，您大概也不能忘記。沒有別的，咱哥倆過過招吧。」勝爺聞聽一笑，叫道：「秦二弟！愚兄年已過七十的人啦，這三年愚兄在家閒暇無事，耕耘為業，武學的工夫，扔下三年之久，刀槍棍棒久未沾手，不是前三年的勝英了。愚兄焉能是賢弟的敵手？望賢弟讓過愚兄吧，就算愚兄輸了。」秦義龍說道：「勝三哥，你就是有蘇張陸賈之舌，也不能不過招。小弟千山萬水到莫州，專為找您勝三哥來的，輸在你的手下，小弟心服口服，勝三哥你不要動唇齒了。」勝三爺一看秦義龍是非動手不可，勝三爺說道：「好好好，愚兄陪賢弟走上幾趟，但是點到了就算完啦，還請賢弟讓愚兄一個年邁。」語畢，勝三爺脫去大氅，抱拳說道：「賢弟請上招吧。」

秦義龍並不客氣，夠上部位，與勝爺插拳動手。要按秦義龍的武學可不弱，但是一跟勝爺動上手，就可有點不行了。二人走了二十餘個回合，秦義龍劈面一拳，勝爺將他的腕子捋住，叫道：「秦義龍，你去吧！」底下一抬腿，照軟肋梢上一腳，秦義龍倒也聽說：「撲咚」一聲，開了一個坐墩。秦義龍滿面通紅，爬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拳算我輸啦。我的大桿子有拿手，咱哥倆遞遞兵刃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有何不可？」秦義龍叫道：「吳升將大桿子遞過來心」吳升挑了一根分量重的，遞給秦義龍。勝奎也過去挑一根，遞與勝爺。二位接過一頓，兩條桿子，吞吐撒放，猶如兩條怪蟒一般，這一遞上手，兩條桿子蛟龍出水，怪蟒纏身，兩條桿子尖擰在一處。這大桿子纏在一處，誰要撒手，誰算輸啦。勝爺一較勁，叫道：「秦二弟撒手！」秦義龍就覺虎口發酸，不能扎掙，將大桿子鬆手，繃出去有三丈來高。勝爺恐怕秦義龍的桿子碰著看熱鬧之人，急忙用自己的大桿子，又將秦義龍的桿子纏住。看熱鬧的都齊聲喊道：「還是勝爺工夫好！」勝爺說道：「眾位鄉親，這是我盟弟，不是外人，讓我一招。」秦義龍含羞帶愧道：「拳腳與桿子我都輸啦。今天我跟您說一句明亮的吧，前三年我在群英會上，被您打了一鏢槍，我有點窩心，因此我回到家中又練三年鏢槍。今天沒有別的，咱哥倆再過過鏢槍，我若再輸了，我抱頭南下，心服口服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秦二弟你現在能打多遠？」

秦義龍說道：「我能打三丈裡外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仍站在兩丈七八之內，賢弟你若能將我衣服損傷，那就算我輸啦。對於性命上還是更沒有問題，我能立給你字據，你要傷了我的性命，叫勝奎取回死屍，私官兩面沒有賢弟你的相干。」語畢，勝爺站在南面，秦義龍站在北面，相距兩丈六七尺遠。秦義龍左手引右邊的鏢槍，一仰手不偏不倚，直奔勝爺心口窩打去，鏢槍離勝爺胸前一尺來遠，勝爺一歪身軀，閃開鏢槍；鏢槍方然落地，第二隻右手的鏢槍又到了，正打勝爺咽喉，勝爺縮頂藏頭法，第二隻鏢槍打空。第三隻緊跟著奔勝爺腎囊打來。勝爺閃展騰挪，秦義龍的鏢槍，雙手左一隻右一隻，猶如雨點般打下來。第四隻、第五隻，左右井肩穴；第六隻、第七隻，左右腿腋；第八隻左虎眼；第九隻右虎眼；第十隻左腿迎面骨，第十一隻有腿迎面骨；第十二隻奔舉丸打來。就看勝三爺上邊的縮頂藏頭法，下邊向上縱，右邊的向左閃，左邊的向右閃，閃展不及，下邊用靴底踹鏢槍，上邊用手打鏢槍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十二隻鏢槍一霎時打完。勝爺站穩身軀，一伸手說道：「秦二弟，我接了你兩隻鏢槍。你屈尊屈尊點吧，你也站在南邊哪。」

勝爺說著話，走到北面上垂手，秦義龍走至南面。書中代言，十二隻鏢槍，勝爺接了兩隻，地上落了九隻，小孟福在旁邊看出來啦，低聲叫道：「奎哥哥，十二隻鏢槍，老爺子接了兩隻，為何地上尚有九隻呢？」勝奎說道：「你不要多說啦，都是你惹的禍，還七嘴八舌呢？」孟福咋舌不語。此時外面馬蹄鑾鈴響，老家人將勝爺兵刃暗器取來，勝爺說道：「不用我自己的兵刃啦，此處都有。」老家人在一旁站定，勝爺托著兩隻鏢槍叫道：「秦二弟！我打鏢教授徒弟，都有規矩，臨打的時候，先示敵人一個著字。勝家的迎門三不過，上中下，中上下，下上中。」勝爺語畢，仰左手的鏢槍叫道：「秦二弟，著！」秦義龍目不轉睛，一看勝爺的鏢槍出手，他自己心中說道：「還是勝英鏢法好，我又白練了三年。」秦義龍的鏢槍出去，尖子還是擺，勝爺的鏢槍打出來，四平，猶如一條平線的一般直奔秦義龍打來，鏢槍離著秦義龍一二尺遠，秦義龍一閃身軀躲過。

秦義龍說道：「你也沒打著我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看鏢槍落地，不與你的鏢槍落地一樣。」秦義龍回頭一看，鏢槍插在就地，直立不倚。勝爺又叫道：「秦二弟！你再看看右手的鏢槍，胳膊肘不離肋際，就憑手腕的力量，要是用胳膊的力量，贏了你都不算高明。」秦義龍一看勝爺，果然胳膊肘不離肋際，一甩手腕，一隻鏢槍奔腎囊打來，秦義龍見著鏢槍看看來到切近，一縱身軀，躲過了鏢槍。秦義龍說道：「你也沒打著我呀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雖然沒打著你，你看看鏢槍。」秦義龍回頭一看，兩隻鏢槍，東西各立一隻。秦義龍說道：「你的鏢槍打的實在是高，但是沒打著我。」勝爺一伸胳膊，叫道：「秦義龍！你看看，還有一隻。秦二弟，這一隻就打著你啦，你可留神。上中下，中上下，下上中。」說著話，老英雄喊了一聲：「著！」秦義龍一看，鏢槍紅綢子條一抖，秦義龍方要躲閃，鏢槍並未出手。勝爺又叫聲：「著！」秦義龍一楞神，鏢槍猶如閃電一般，出其不意，正中腿部，秦義龍一退，坐在地上。看熱鬧的齊聲喝道：「好鏢呀！好鏢呀！」勝爺對大家道：「眾位別這樣，這是我之盟弟讓我一招。」秦義龍在地上坐著，起下鏢槍，鮮血直流。勝爺叫道：「秦二弟！此處離寒捨不遠，請二弟到寒舍休養幾日。」秦義龍說道：「我不去，您請吧。」勝爺叫道：「眾位鏢頭，勝奎、孟福！秦二爺不賞咱爺們臉，咱爺們走吧。」

孟福叫道：「義父！王九齡被秦義龍打得動不了啦，就算完了麼？」勝爺說：「孺子有所不知，你知道你秦二叔是幹什麼的嗎！他就是將王九齡的命廢了，也得咱們自己發送去。不要多說，隨老父到鏢局子吧。」原來，莫州鎮上有勝爺的鏢局子。

不表勝爺兒十幾位揚長而去，單表秦義龍，自群英會上被勝爺打了一鏢槍，羞愧逃走，回到家中，便叫裁縫給作了八個紗布口袋，裡面裝上白粉，吊在天棚上面，離地一二尺高，老賊在當中一站，將家中長工月工都叫來，說道：「你們別做莊稼活啦，你

們來八個。用此白紗布口袋打我，誰要打在我身上一下，給一吊錢，我站在當中。」長工、月工一聽，非常歡喜，齊聲說道：「好好好，這個比做莊稼活兒輕鬆的多。」於是老賊站立當中，先過來八個工人，拿起白布袋兒，一齊向老賊身上打，老賊在當中，哪裡躲的開呢？方躲開東邊的，西邊又來啦，工夫不大，將老賊打的成了白人啦。打完了之後，這個說：「老當家的，我打你三百六十五下。」那個說：「當家的，我打你九百七十三下。」老賊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計不過來啦，每人給三吊錢吧，明天照常辦事。」半年多的工夫，這八個紗布口袋打不著他啦，可有一宗，老賊賣了一頃多稻田地。紗布口袋打不著之後，又作了八棵木頭鏢槍，叫八個人打他，打著一下，一吊錢。起初打得著他，過了半年多，八個人誰也打不著他啦，老賊可又賣了一頃多稻田地。那位說，他不心疼嗎？列位，他是大飛賊，多作兩水買賣就有啦。老賊就為練鏢槍，在這一年多的工夫，就賣了三頃多稻田地。又預備了二百兩銀子，出外找他五個徒弟去。他這五個徒弟，號叫五鬼，大徒弟叫花面鬼吳升，二徒弟叫金面鬼樊林，三徒弟叫煙矮鬼趙靈，四徒弟叫黑面鬼李霸，五徒弟叫赤面鬼張龍。在南省將這五個徒弟俱都尋著，爺兒六個前來逛莫州廟，巧遇廟中和尚與各攤販要香錢，秦義龍向花面鬼吳升說道：「這個花巴你對盤不對盤？」花面鬼吳升說：「不對盤。你老人家對嗎？」秦義龍說道：「這位花巴是老合。」說著話，秦義龍已走到和尚面前，和尚一見是秦義龍，叫道：「秦爺！」秦義龍說道：「神湊子裡有托條地方嗎？」和尚說道：「已經都占上啦，只有禪堂。」秦義龍說道：「豈能在禪堂打攪呢。」和尚說道：「你老人家還是外人嗎？」和尚將秦義龍讓到禪堂，對秦義龍說道：「秦二爺，你前來逛廟來啦？」秦義龍說道：「我不是專為逛廟，我前來找一個人。」和尚說道：「你找哪位？」秦義龍說：「我找神鏢將勝英，他與我前三年有仇。」和尚說道：「秦二爺，要依我勸你，忍了吧。勝爺外有仁善之名，無人不知曉。再說他是有事不怕事，無事不找事。」秦義龍說道：「我千山萬水的來啦，專為這件事來的。」和尚一看勸不了他，也就不勸他啦，給他預備齋飯款待他。原來，和尚年輕未出家的時候，給飛賊秦義龍打過下手；他如今出家啦，他也是怕秦義龍，故此勉強招待秦義龍。吃喝已畢，秦義龍在莫州廟上買的刀槍棒棍大桿等。原來莫州廟是一個最大廟場，趕廟作生意的，無一不有，銀樓金店，都去搭棚趕廟。秦義龍在廟上買齊了傢伙，遂鋪了場子，口口聲聲要會鬥勝爺。今日勝爺雖然戰敗秦義龍，不忍下其毒手，暗中恩放他，這就叫慈心生禍患，竟受了秦賊之害。秦義龍在廟上鋪好了場子，和尚又勸一回，秦義龍不從。列位，秦義龍廟上鋪下場子，第一日勝爺就知道啦，皆因為有長工月工，逛廟回來就報告勝爺啦。勝爺說道：「你們逛你們的廟，別聽那個，那是把勢的鋼條子，為的是多賺幾個錢。千萬別對旁人提這個事。」勝爺怕二位少爺知道，出了是非，所以勝爺大少爺告假，勝爺不准。然後二奶奶替他哥倆告假，勝爺沒有法子，才應允了他們哥倆。秦義龍在三關廟前鋪屍天並沒有什麼事，晚晌回到廟中，和尚勸說：「勝爺朋友甚多，鋪一天找個面子就完啦。」和尚說了半天，無奈秦義龍是迷人不醒其端，秦義龍說道：「我在廟前鋪三天，勝英若是不來呢，我選上他家裡去找他。」第二日又鋪好了場子，花面鬼吳升正在下場子賣狂之際，孟福就趕到啦，孟福被吳升戰敗，吳升被大少爺勝奎戰敗，勝奎與秦義龍動手，剛剛不支之際，幸有十二位鏢頭趕到，然後這才接連上勝爺。列位，勝爺此時是趕到啦，將勝奎救下來啦，勝爺就是不到，場子裡頭也有的是勝爺朋友，勝家也栽不了筋斗。

閒文表過，單說飛賊秦義龍大腿上中了勝爺這一鏢槍，自己將鏢槍起下來，鮮血淋漓，滿面羞愧，說道：「吳升，你們將兵刃收拾起來。」吳升等將兵刃捆起來，扛在肩頭上縮肩控背，秦義龍一癩一點，大腿上鮮血直流。和尚一看就知道是挨了打啦，和尚將秦義龍讓在禪堂，叫道：「秦二爺，咱們是老朋友，所以我才苦口相勸，你不以為然，如今受了傷啦，如何是好？」秦義龍說道：「頭掉下來，碗大的疤痕，這算什麼？」

和尚說道：「秦二爺，你先上點金傷藥吧。」秦義龍由兜囊中取出金傷藥，自己向大腿敷上。無奈剛敷上藥，就被血水沖下去。和尚給出的法子，敷好了藥用布勒上，布上係上帶子，係在褲帶上。秦義龍將藥敷好，和尚給派人預備了齋飯，小和尚端上禪堂。秦義龍正在氣頭兒上，哪裡吃的下去呢？酒飯未用，便躺在牀上昏昏睡去。天到剛黑時，秦義龍的二徒弟金面鬼樊林，將秦義龍呼醒，口中叫道：「老師！你不要窩心，今夜晚間，我帶著薰香盒子，前去古城村勝宅，我將他一家老少，俱都薰過去，殺他全家滿門，雞犬不留。」和尚聞聽，攔阻說道：「去不的，去不的，勝爺家裡丫環、婆子都有把勢，倘若被人看破，必有危險。」秦義龍說道：「用薰香盒子，不怕他有把勢，愈有把勢，夜間愈不防備，薰香過去猶如死人一般，用刀殺帶氣的死的，哪還有什麼難的麼？」和尚勸說多時，秦義龍仍然不從。金面鬼樊林紮綁停妥，出離了禪堂，縱身形上房，臨行之時，遂叫道：「老師！弟子必然削幾顆人頭來見大家。」

這位樊林說了大話，出離禪堂，夠奔勝宅取人頭去了。和尚也不敢睡覺，靜等樊林回來，以看究竟。和尚等到三更之後，仍不見樊林到來；到了三更半，仍然不見回來，秦義龍放心不下，說道：「你們誰去到古城村看看，莫非樊林有什麼差錯？」花面鬼吳升說道：「老師，你老人家別不放心，樊林先將人薰過去，然後再殺，總得半夜的工夫。」秦義龍一看吳升這小子有點不敢去，自己遂站起身驅道：「我自己走一趟。」秦義龍剛才站起身來，就聽山門外有人打門，叫道：「神湊子有托條的老合嗎？我渾天下池子入窯，得的居迷子太亥，旋而風太緊，我不能扯乎。有老合給我遮蓋遮蓋，居迷子我送個你們啦。」

此時鴉雀無聲，聽得明明白白。秦義龍叫道：「當家的，你聽見了沒有？不用問，這是有人知道我在這裡，前來給我送盤費來了。」秦義龍說至此處，就聽外面說道：「老合念緩，我走啦。」秦義龍遂出了禪堂，站在角門裡問道：「外面哪位？」

外面無人答言，秦義龍夠奔山門，方要開門，見眼前有一物，低頭一看是一個大包裹，伸手一提，份量總有一百來斤。秦義龍一提這個包裹，心中暗道：「朋友，你的心太狠啦，作賊的至多偷六十二斤半合一千兩，你偷人家這麼些個，你背的動嗎？」

無怪乎跑不了。」心中一旁思索，將包裹提起，扛在肩頭。回到禪堂中，叫道：「老當家的，你看看這位老合真狠，偷人家這些個。」說著話，將包裹放在八仙桌上，伸手打包裹，說道：「當家的，你看看這個包裹扣兒，真是老合的手法，扣兒是愈引愈緊，一揪角兒就開。也不是吹，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，真有朋友。」包裹角兒用手一扭，打開了包裹。一看裡面是一條油布口袋，二尺多長，一尺來粗，袋裏的口兒用藍絨繩條的活扣，一拉就開。老賊拉開口袋嘴，向八仙桌上一倒，「撲咚」一聲，只見鮮血淋漓，原來是一個大卸八塊的死屍，人頭是歪牙咧嘴，看不出是誰。和尚在旁一看，血中還有一小油布包，和尚伸二指將油布包兒捏出來，打開一看，裡面是一個白綢子條兒，上面有字，是用鉛條寫的，半真半草，看得很真切，上書：「字奉飛鏢秦義龍知悉：將令徒原物交回，並不短欠。」

秦義龍一看，咬牙切齒，憤恨難當，厲聲罵道：「勝英老匹夫！我徒弟既被汝拿住，害死還不行，你還大卸八塊，送回廟中。老兒勝英！你的筋骨，一天不如一天，有朝一日，我若將你拿住，千刀萬剮！」老賊厚罵不休。

列位，秦義龍罵勝爺，勝爺有點委屈，勝爺本是仁人君子，焉能下此人所不忍的這樣毒手？原來金面鬼樊林去行刺的時候，出離三關廟，夠奔古城村，鹿伏鶴行，來到勝爺門前。勝爺的宅院，飛賊早就踩過道，知道勝爺的宅院方向。賊人縱身形上房，由頭道院進二道院；過了二道院，來到三道院，見有五間大廳，賊人暗想：「這必是勝英的住所。」五間客廳，可是風火簷，風火簷不好上下，賊人由大廳房上縱到天棚頂上。原來勝爺最愛養花，天棚底下是花池子，栽種些奇花異草，哪天棚頂夜間必要拉起來，為是使花得接露水。賊人一伸手，一摸天棚桿子，有四寸來粗，賊人拿了一個大頂，手把天棚桿子，由北向南，打算到犄角順著立桿子來。賊人順著橫桿拿著大頂，方距離犄角豎桿二尺來遠，就聽得「叭噠」一聲，天棚桿子折啦。天棚桿子這一折，連賊人帶桿子，俱都落於塵埃。天棚的橫桿子這頭早有人給刺的磕口兒。天棚桿子這一響，西廂房屋中可就說了話啦：「哥哥，咱們院裡頭什麼東西響啊？別是有了人啦？」東廂房屋中接聲說：「許是鬧賊啦。」這二人一答話，勝爺在大廳中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奎兒福兒，不要大驚小怪，莫州廟乃是藏龍臥虎之地，也許有了小賊啦。咱們家水深，必然魚旺，你們不許大驚小怪，也不許出屋子，叫他逃走去吧。」賊人此時手扶就地，方要起來，養魚缸後過來一人說道：「躺下吧。」一腳把賊人踢倒。此人本是辦這個事來的，身上帶著繩子呢，將賊人踢倒，拉出繩子來就捆上啦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您不用叫姪子們出來啦，這點小事，我替您辦啦。」語畢，扛起來賊人就走。勝爺問道：「是哪一位？」就聽那人扛著人，走著道兒說道：「勝三哥念緩吧。」念緩就是不用說話。

此人將賊人扛到東跨院大牆底下，由腰間取出飛抓來，將賊人綁繩抓住，拉著綁繩縱上牆頭，將賊人再提上牆頭，然後又提到牆外。此人又將飛抓取下，扛起賊人來，奔村東而去。村東不遠有叢大鬆林，將賊人拋到樹林之內，由腰間取出一個包裹，裡面原來是油包裹皮兒。油布口袋取出來鋪在塵埃上，亮出匕首刀，將賊人左胳膊上的繩子挑開，照定胳膊用匕首繞著彎一轉，放下匕首刀，「嘎叭」一聲，將胳膊拉下來。賊人噁呀的怪叫。此人恐怕賊人喊叫驚動居民，用刀先照賊人胸口點了一刀，見賊人一翻白眼，聲息立斷，原來這一刀，紮小子心尖兒放上啦。將賊人扛到樹林的時候，旁邊就放著燈籠呢，原來都是早預備的。一段一段的將賊人卸了，一塊一塊的裝到油布口袋之內。辦完了事，用沙土擦了擦血，用小笞帚將地上的血跡掃乾淨，由腰中取出白綢子條，用鉛條寫上字，上書：「字奉飛鏢秦義龍：將令徒原物交回，並不短少。」又用油布將白綢子條兒包好，裝在口袋之內，將口袋係好，用包裹皮又將口袋一包，將地下諸物俱收拾起來，放在百寶囊中，扛起包裹，夠奔三關廟而來。工夫不大，來到三關廟山門外，這才說那幾句黑話。那幾句黑話，就是廟裡住著老合沒有？我可是老合。

我偷了人家啦，得的東西太多啦，護院墜下來了，請你將東西收下吧。我弄不走了，你收下作富裕盤費。秦義龍這小子一聽，他還對和尚說他朋友多呢，前來給他送路費呢，卻原來是將他的二徒弟樊林給大卸八塊送回來了。臨到屋中打開一看，也看不出是誰來，一看字柬，才知道自己徒弟被人害啦，如何不怒？

破口大罵，愈罵愈有氣兒；愈有氣兒，罵的聲音愈高。正然辱罵，就聽禪堂後窗戶有人說道：「唔呀，秦義龍你這個臭王八羔子，為什麼罵我勝三哥？這個卸人的王八羔子也真是陰險點，原來吾也去啦，吾沒有趕上，你為何罵我勝三哥？不是我勝三哥辦的事。」列位，和尚一看大卸八塊的死屍，就嚇的連四方都認不清，又一聽外面一聲「唔呀」，和尚嚇得尿就撒在褲子裡頭啦。老賊五個徒弟，死了一個還剩四個，這四個徒弟一聽外面「唔呀」，全都站起身形，向桌子底下就鑽。飛鏢秦義龍一看真泄氣，四個徒弟都藏起來了，遂罵了一聲：「無用的東西們。」自己由牆上摘下一日樸刀，一癩一點，出了東禪堂，縱上西禪堂，腳尖著穩陰陽瓦。老賊的意思，打算由東禪堂出來，縱上西禪堂，然後由西禪堂後坡逃走。方縱上西禪堂前坡，向後坡一看，就見露出春秋帽，說道：「老王八羔子，吾在這裡等候多時。」老賊一看，嚇了一哆嗦。老賊現在受了傷啦，就是不受傷都不是來人的敵手。沒有法子，一退步由西禪堂下來，再上東禪堂，方上了前坡，向後一著，露出一頂春秋帽說道：「老王八羔子，吾在這裡等候多時，你往哪裡逃走？還不束手被擒，等待何時？」老賊又由東禪堂上倒步下來，只可向北跑，方上了月台，打算由月台上往正殿前坡逃走，打算縱過廟脊，就好逃走啦。方縱上前，就見脊後站起一個人來，頭如麥門，身體魁梧，一聲吶喊：「小子！你上哪裡逃走？我在這兒哪。」老賊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孟金龍。老賊心中納悶：「金龍不會躡房越脊，他怎麼也上了房脊？」老賊不敢戰金龍，倒步擰腰下來，要奔山門，就聽身後有踢啦踢啦聲音道：「王八羔子，哪裡走？吾跟著你呢。」秦義龍回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歐陽大義士。老賊說道：「秦二爺這條老命跟你拼啦！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不擠你也走不了。」秦義龍抽冷子就是一刀，大義士見刀臨切近，伸手抓刀，一把將刀連背帶刃俱都捋住。老賊當時心中一樂，心說：「這回你五個手指頭可別要啦。」用力一抽刀，無奈用盡平生之力『抽不出刀來，猶如刀鏽在鞘中一樣，老賊恍然大悟，想到歐陽大義士有金鍾罩。方要撒手拋刀，歐陽大義士向懷中一帶，底下一腳，正踹在秦義龍胸前華蓋穴，秦義龍焉能站得住呢？一個倒筋斗栽倒塵埃，刀被蠻子搶去。老賊就地十八滾，燕青十八翻，蠻子喊道：「唔呀壞啦，吾就是不會地躺招。」老賊說道：「你倒是有不會的。」說著話滾出去五七尺遠，方要站起身來，蠻子過去一腳，又踢了一個筋斗，說道：「哎呀，想起一招來。」老賊又滾，滾出去七八尺遠，手按方磚地，方要起來，蠻子過去又是一腳，照舊踢倒，說道：「哎呀，又想起一招來。老賊！告訴你吧，我專會破地躺招，我拿你當球兒踢著玩，踢夠了才捆你呢。」老賊心中暗想：該著栽筋斗，這也是前世造定，我何必叫他拿我當兒戲呢？於是趴在地下不動了。歐陽大爺過去一腳踏住叫道：「兄弟們來吧，將老賊踩住啦。」二義士由西禪堂下來，說道：「哥哥將他賞給我捆他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不要賠本，看看他腰裡有飛抓沒有？沒有飛抓解他的英雄帶；沒有英雄帶，解他褲帶。我兄弟一個瓷公雞，一個翡翠貓，概不賠本。」二義士取出老賊的飛抓，將老賊捆好。此時佛殿上有人說話啦：「二位漢奸叔叔，快將我弄下來吧。我的腿直哆嗦，要不管我，我可要拆房下去啦。」說著話，就聽降魔寶杵咔嚓一聲，廟頂開了一個大窟窿。二爺說道：「你別拆廟，混帳王八羔子。我就將你弄下來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這腿直哆嗦，受不了啦。」二爺擰身影上殿，用繩子將金龍係下來，金龍自己解下腰間的繩子，手擎降魔寶杵，奔秦義龍而來，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再把勢場用秫棍撥弄倒了六個保鏢的，我要進去毀你，二位漢奸叔叔不叫我進去，人家都站著看熱鬧，我蹲在就地看熱鬧，蹲的我腿肚子疼。在場子裡我勝三爺不跟你戰，你非戰不可，我三大爺給你留情啦，小子你不知好歹，還打發小賊前去看刺去，我將你毀了吧。」語畢，雙手拿著寶杵，照定秦義龍後心就要下手。歐陽二義士說道：「哥哥看宰活人的呀。」老賊翻臉一看，黃澄澄的降魔寶杵，剛就要落下來，在後背那兒瞥著呢。

老賊此時心中暗想：「不想生在太倉州，死在直隸州。吾不當教徒弟前去行刺，這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了。」不表老賊後悔難過，大英雄說道：「老賊，我用杵將你釘在就地方磚裡去。」

大英雄說罷，虎腕高仰，一伏腰，降魔寶杵剛要落下，正在此時，就聽山門上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金龍賢姪，且慢下手，老夫來也！」大英雄抬頭一看，勝三爺由山門上飄然而下。

原來，勝三爺在大廳中思索：「院中幫忙者究竟是何人呢？又呼主哥，聽聲音也沒聽出是誰來。」勝爺愈想愈納悶，遂起身來，紮綁停當，帶上刀鏢甩頭，告訴奎、福二個少爺：「方才來的那個，必是秦賊所主使，但不知何人前來幫忙？我到外面探探，如家中再有人來，將他驚走了就算完事，不許傷他們性命。可千萬留神謹慎看家，我去一會兒就回來。」勝三爺囑咐完了奎、福二個少爺，勝爺不打開門上走，由牆頭上過來，心中暗想：「聽說秦賊住三關廟，我先到三關廟探視探視。」於是用夜行術的工夫，直奔三關廟而來。工夫不大，來到三關廟，勝爺縱上了山門，正適孟金龍要杵傷秦義龍，勝爺心中不忍，喝退金龍。金龍一看，原來是勝爺，哪敢不遵？對秦義龍說道：「真是你的福神到啦，叫你又多活幾天。」大英雄這才唯唯而退。此時三爺已下了山門，來到秦賊切近。二位蠻子見是勝三爺到來，不敢怠慢，過去齊聲叫道：「勝三哥一向可好？吾兄弟二人給三哥磕頭！」勝爺說道：「自己弟兄，免禮吧。有勞二位賢弟不憚煩勞，千山萬水來到莫州，為愚兄的事，拿住秦義龍。但是冤仇可解不可結，請二位賢弟看在愚兄的面上，將秦義龍放了吧。人非木石，秦賢弟此後好自為之。」大蠻子說：「勝三哥，您豈不聞捉虎容易放虎難？他是反覆無常的小人，您要放了他，恐怕他恩將仇報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秦義龍豈是那樣之人？先前之事，一概不提，此後但願各釋仇隙。」大蠻子說道：「放虎歸山，必定傷人。」宋朝秦丞相害岳家父子，岳家父子俱無口供，秦檜欲將岳爺釋放，商之於妻，檜妻用手指在炭灰上寫了幾個字：「捉虎容易放虎難。」卒將岳爺陷害。且說蠻子不敢拂逆勝三爺之意，列位，二位蠻子與誰都玩笑，惟獨對勝爺是恭而敬之，今天心中不願意放秦賊，又不敢駁勝爺，只好聽勝爺自為。勝爺叫道：「金龍賢姪，你將秦二爺綁繩解開。」大英雄犯了脾氣啦，渾勁性可就上來了，說道：「不管。」